

# 紫藤花开

□ 周建华

办公室旁边的角落里，有一株紫藤，是去年移栽的。

刚移栽的紫藤是一根大藤蔓，弯弯扭扭的，大藤蔓纠缠着几根小藤蔓，也是弯弯扭扭的。紫藤的扭曲，让我想起《病梅记》里的“以曲为美，直则无姿”。但很显然，紫藤不似病梅那般被人称为“锄其直”，紫藤的扭曲是一种力量。依靠这种力量，紫藤一扭一扭攀上房檐，把最稚嫩细柔的部分伸过房顶，伸向天空。

去年冬天，我驻足藤下。说是藤下，并不准确，因为蔓条细弱稀疏，远不能将我笼罩其下。紫藤的叶子凋落殆尽，藤子粗糙，还有些疙疙瘩瘩，若不是几根细枝高高窜出，显得昂扬挺拔，仿佛便是一根枯藤。我很担心枯藤的命运，虽然，其命运不足以让我如马致远那样感叹“断肠人在天涯”，但若是某一天紫藤变成了“枯藤”，亦免不了伤感。

对紫藤的情怀，源于我在学校工作时。我曾经工作过的小学，操场边上有一排紫藤，是三十几年前老校长栽的。那时候校园很小，老校长说，紫藤好，栽在围墙边，只顺着墙爬，不占地方。那几年，春天一到，围墙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，他们围着紫藤，如叽叽喳喳的小鸟。孩子们惊奇于柔软的新蔓能够翘立墙头，惊奇于小小的紫藤花能够挂成串，也惊奇于花朵能有如此美丽的紫色。后来，紫藤长大了些，枝叶越来越茂盛，把围墙铺得满满当当，墙头也压得严严实实。在学校重建的时候，有人担心围墙承受不住，提议将紫藤铲除；也有人反对，说紫藤长成现在这个样子不容易，十来年的光景，说铲就铲，太可惜了。最后，新任的校长

一锤定音，说紫藤是学校的历史，紫藤就这样被保留了下来。新校长让人在围墙边搭了一排架子，将紫藤一根根引到架子上，又在架下修了阶梯，说等紫藤花开了，孩子们坐在阶梯上读书，那便是校园最美的状态，新校长还把那一排架子命名为紫藤长廊。

记忆里，紫藤入春后开始发芽，新蔓也开始生长。新蔓长得很快，几乎是一天一个样。刚长出来的蔓呈鹅黄色，嫩得如婴儿的小手。新蔓不管东西南北，带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儿，拼命在长廊里乱拱。我想把那些随意乱长的蔓条剪掉，新校长说，刚刚发芽的生命，你会舍得剪？还是“纵之顺之”的好，引一下，它自然就长到该长的地方去了。这是实话，只引了几年，长廊便被铺得密不透风。大太阳的天气，紫藤下最是凉爽宜人，也是孩子们最爱去长廊的时候。他们坐在阶梯上，用一双双清亮的目光，追逐从紫藤缝里漏出来的斑驳光影，其乐无穷。

长廊最美的时光，自然是紫藤花开的时节。主藤又粗又长，孕育的花朵又多又大，一大串一大串地挂起，长廊里便到处是深深浅浅的紫色。微风一吹，滴里嘟噜的花串便如摇曳的风铃，侧耳聆听，似乎风里都是紫色的声音。有人说，紫色是高贵的颜色。过去，皇帝把自己住的地方叫紫禁城，老百姓赞美祥瑞便说紫气东来，大略是有这意思的。一所小学自然比不得紫禁城，学校好不好也不会是因为紫气东来，但那时候，学校在孩子们心目中，确实是大红大紫的。那些从紫藤下走出去的孩子，似乎也自然而然带着一股优雅之气。

紫藤一年比一年好，学校也一年

比一年好。离开学校后，有人问我，最留恋那里什么？或许是留恋的太多，抑或许无所留恋，我竟一时语塞。直到有一年春天，偶然回学校，正在改建的校园变化很大，一栋教学楼拆了，阶梯教室改了，连大门也是临时的，但操场边的紫藤长廊还在。紫藤花已经开了，大多还是花苞，一串串挂起来，虽还未“绿蔓浓阴紫袖低”，却已经“藤花无次第，万朵一时开”。

今年的春天来得早，立春不久，办公室旁边那株紫藤便绿了起来，绿得不知不觉，甚而未让我感觉到嫩叶的鹅黄。忽一日，偶然向角落一瞥，一绺紫色如惊鸿，竟然是绽开的紫藤花，花不算多，只几串而已，却开得云烟烟。阳光从楼缝追下来，轻柔地拥抱着花串，那花便如紫石英般亮亮的，晶莹剔透。

我有些欣慰，那一根枯藤终究是生机盎然了。也有一种感觉，紫藤长廊里那些紫藤也应该开花了。

初春的阳光，温柔地照在新荣村的山坡梯田上。层层油菜花明亮而热烈，汇成一片金黄色的海洋。站在山上眺望，绝美的田园风光尽收眼底。微风吹过，清香沁人心脾。来往劳作的农人打着招呼，笑脸洋溢幸福的神情。恍惚间，欢喜的泪溢满眼眶，驻村的岁月也历历在目。

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号角已经远去，乡村振兴的锣鼓声已经奏响。我迫不及待想要加入到这一伟大事业中去，挥洒奋斗汗水，书写青春价值。初入村时，崎岖颠簸的山路，加上水土不服，令人上吐下泻；为了尽快成为名副其实的本地人，我第一次说起不流利的本地话；为了尽快掌握村情民意，熟悉农村工作，我利用一切渠道和时间，查阅资料、实地调研、向人请教。某一个黄昏，我终于走上山坡，长舒了一口气，感慨农村事务太过繁杂，也欣喜工作终于走上了正轨。放眼望去，村庄辽阔宽广，安宁祥和，如歌如诗。

前进的道路总是荆棘密布，时刻考验着决心和毅力。头顶烈日见证了忙碌的身影。每次下起雨，心都悬到嗓子眼，担忧山

洪和地质灾害，生怕有群众受灾受损。十月那场暴雨，引发了山体滑坡，冲垮了两处公路，两个社的村民无法正常出行。我们迎着呼啸的山风，多次研究损毁路段，跑遍了行业部门，终于获得了支持，赶在新一年汛期前，将其修复如初。群众面临的问题，哪怕再小，也是梗在喉咙的鱼刺，令人寝食难安。脱贫攻坚的成果不能被荒废，群众的厚望不能被辜负。一件件排忧解难的惠民实事，为困难群众打通了生活的断头路。群众工作的点点滴滴，如画笔，在农户心里描绘出美好生活的图景。岁末年关，在村民家中围炉而坐，听老爷爷老奶奶讲述村庄变迁和农家往事，畅谈对来年的憧憬和夜算，此刻画面竟是如此感动，冬夜也变得无比温暖。

“问渠哪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。产业兴旺就是强村富民的源头活水。数千亩油菜花田，每年吸引众多游人前来驻足赏光。周围落地建成的配套设施一应俱全，信心满满地告诉世人，粮油产业正扬帆起航。田间地头不时传来欢声笑语，那是农户在欢唱，歌颂美满的日子和热爱的家乡，美

丽乡村的画卷正徐徐展开，未来的新荣村必将更加美好。

油菜花香是“俱怀逸兴壮思飞”的豪情，油菜花香是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的信念，油菜花香是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的赤诚，油菜花香是“前程渐觉风光好”的希望。其实，相比于我们带给农村的，农村带给我们的远更多。正如这片油菜花香，是如此沁人心脾、悠远绵长。

# 油菜花香

□ 尹之卿

# 藏在山间的森林竹海

□ 万晓英

周日，相约绵竹道。从德阳到道，一个半小时的车程。刚下车，一种久违的乡村气息就扑面而来。

一簇簇粉红的樱花树格外吸引眼球，满树的樱花迎风招展，有已经开繁了的小花，还有部分花骨朵，不管是开的还是没开的，挂在树上，增添了不少动人的景致。站在树下，一阵微风吹来，片片樱花落在我们身上、脸上，好像在欢迎我们的到来。

在方姐的带领下，我们向山里走去。清幽静谧的十里竹林，一片片，一簇簇，碧生生，绿油油，浓荫匝地，黛云遮日。朋友说，这个郊游圣地，叫“柴月麓山”。我真没有想到，在绵竹道，还有这么一个地方，一处原生态的诗画之源。

我们一群人走在浸透着原始古韵、布满清幽的石径上，漫步在幽静的竹林里，一路上，青翠清秀的竹子连绵而至，大的、小的、高的、直的，带着季节的馥郁，饱含麓山的情怀，时不时看见青翠的竹林间冒出几头嫩嫩的竹笋，顺着山涧潺潺溪流的走向，听着阵阵鸟鸣，凉爽的春风吹动每个人的心田。

一路上有好多不知名的树木花草，同行的小王一会给我说这是云南松，一会说这是红杉树，一会说某种草的功效……我惊叹于他的认知，一直夸赞他，他却有点腼腆地说，只是生活在这里，知道多一些罢了。小王感慨，还是党的政策好，之前他们住在周家山，交通不是很方便，5.12大地震后，土

房子倒了，不能住了，国家就把他们搬迁到了土门镇上，后来，自己亲手修建了一楼一底。

沿着竹海的平坦之地，一种凉爽渐入身心。这里海拔1100米，越进入竹海深处，这里的幽境就越来越深邃。随心漫步于幽静的林间曲径，四周是肆意生长出来的绿，我在想，如果是酷暑当头，走在其中也不会觉得炎热。十里竹海，青翠欲滴，静谧而深邃，宁静而悠远，林木葱茏，风景如画，听虫鸣鸟啼，置身其中别有一番雅静清幽之感。风轻轻地拂过我们面颊，时间在山水中流淌，和亲人、朋友在竹林中漫步是一种绝佳的享受，一种彻底的放松。

网红天梯是这个景区最出名，最漂亮的地方。800米直达山顶的观景钢梯，穿梭在密密竹林，被枫叶和紫薇树包裹，一步一景，纵览群山。沿着天梯拾级而上，眼前的景色也越来越开阔，漫山遍野的绿色植被、炊烟袅袅的乡间田野、连绵悠远的群山脊梁一览无余，广袤无垠的美景尽收眼底。

我惊羡这处十里竹林的浪漫，这座藏在山间的森林竹海，我有一种置身原始丛林的感觉。这是一种景象，更是一种神奇。在这里，一年四季都有一种景致，夏赏紫薇，秋赏红叶，春赏樱花，冬赏雪景。或许，只有麓山才有这样的神奇，才有这样的境界。如果可以，真想在这里惬意快活的生活上一段时间。

# 松柏之茂

□ 许永强

松树是地球上迄今为止发现存活最长的木本植物之一，在《诗经》和其他文学著作中，松是常出现的植物。《全唐诗》中仅次于柳和竹，《诗经》中出现了七篇。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中，松树也是出现最多的十种植物之一。

王安石说：“松为百木之长，犹公也，故字从公。”古代的爵位，分“公侯伯子男”五等，而公居首位。“松”字从“公”，可见在古代松树至高的地位，以致于有了今天的“天下园林，无园（苑）不松”的壮观景象。

由于松树仪态雄壮威武，给人苍劲挺拔的感觉。松树的树干多生长的比较高大、树龄也较长，是长寿的象征。松常与鹤为伍，鹤是山世之物，高洁清雅，有飘然仙气。“松鹤延年”是重要的绘画、玉雕的题材。如今，“福如东海流水长，寿比南山不老松”仍是最为常见的贺寿佳联。《诗经·小雅·天保》“如松柏之茂，无不尔或承”，就是祝愿老者长寿如松柏那样茂盛。

从秦代开始，人民就已经开始把山野间的松树，搬回自家的庭园里，到了唐代，庭院松已经相当盛行了。阿房宫、华清宫里，都种满了松树，形成了“万松壘翠，美愈组秀，林木花卉，灿烂如锦”的盛景。

自古以来，诗人喜欢以松为诗，画家喜欢援松入画，群众喜欢歌颂松树，并把松竹梅装饰在门楣上照壁上家具上。

在孔子心中，松树是威武不屈、忠贞不二的大丈夫，是“君子”的象征。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”“大雪压青松，青松挺且直，要知松竹梅，岁寒三友”。杜甫的“长松落落，卉木蒙蒙”，陶渊明的“青松在东园，众草没其姿，凝霜殄异类，卓然见高枝”，王义庆的“蒲柳之姿，望秋而落；松柏之质，经霜弥茂”，以及陈毅元帅的“大雪压青松，

青松劲且直。欲知松高洁，待到雪化时”，体现出松树面对冰凌霜欺，不改其姿，是正直、朴素、坚强的化身。

浪漫诗人李白一生写了不少赞颂松树的诗篇，立意清晰，意境奇妙，被人们广为传诵。写孤松“南轩有孤松，柯叶自绵幂”；写枯松“连峰去天不盈尺，枯松倒挂倚绝壁”；咏松雪：“太华生长松，亭亭凌霜雪”；歌松泉：“清泉映疏松，不知几千古”；颂松风：“长歌吟松风，曲尽河星稀”；以松状物：“为我一挥手，如听万壑松”；书松树精神：“松柏本孤直，难为桃李颜”。苏轼一生酷爱松树，年少时年年都要栽松树，十余年间，亲手栽的松树多达数万株。被贬黄州后，他以老农自居，在住所周围栽松，以“处处松木郁”自乐。结发妻子王弗病逝后，他亲手在其坟茔四周广植松，留下的“明月夜，短松吟”诗句令人怦然；第三任妻子王朝云去世后，也下葬在松林里。

自魏晋始，松树便入画图。《竹林七贤与荣启期》是目前发现的距今最久远的描画松树形象的作品。唐代于郛为唐德宗寿辰绘有《松竹图》。五代时期荆浩创作过《异松图》，并为此图写了《古松赞》。北宋画家米芾的《海岳庵图》：“松针百余树，用鼠须笔剔针，针凡数十万，松针百余树，用鼠须笔剔针，针凡数十万，细辨之无一败笔，所以古人笔墨贵气足神完。”南宋画家李唐，其绘有《万壑松风图》，以松入画，几乎满幅都是松树，无一杂树。马麟的《静听松风图》，一羽扇纶巾的文人坐在松树横卧的树干上，侧耳聆听松风，表现出文人的志节。之后元代的王渊、清代的郑板桥等都善于画松。这些画作多以松石点缀山水，与悬崖绝壁为伴，松树铜枝铁干，下临危谷，上干云霄，体现松树刚健雄壮之美。

松树在中国人人心中的形象高大而丰满。作家许地山说：“中国人爱松并不只是因为它长寿，乃是因它当风飘飞雪的时节能够站得住，生机不断，可发荣的时间一到，便又青绿起来。人对于松树是不会失望的，它能给人一种兴奋，虽然树上留着许多枯枝，看起来越发增加它的壮美。”



写意山水画《秋山泉音》 100cm×55cm 李松林

# 地中海观日出

□ 杨明强

拍了两张海上夕照。

信步回到酒店，这里所有的客房窗户，不是对着蔚蓝的大海，就是对着静谧的花园。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，都可以在此枕涛听浪，夜赏流星飞翔……

早在中学时代，我的班主任、地理“王牌”教师陈煜霖先生，就在课堂上绘声绘色地讲述过欧洲、非洲和地中海。那时，我就知道，在地中海北岸，有个“地中海上的长靴”叫意大利，有个著名的水城叫“威尼斯”；在南岸，有个“一半海水，一半沙漠”的国度叫“突尼斯”。同时，陈老师还告诉我们，位于中东的22个阿拉伯国家中，有三个国家的首都与国名相同，那就是阿尔及利亚、科威特和突尼斯。

地中海的特殊地域与气候，造就了海上日出、日落的不同凡响。带着

几分向往与期待，次日清晨5点半，大家还在睡梦中，我便背起摄影包，悄然出门，来到海岸边虔诚的守望日出。

清晨的沙滩和海岸，怎一个美字了得。漫步银白柔软的沙滩，呼吸着新鲜湿润的空气，闻着一丝略带咸味的海风味，再轻踩着被海浪冲刷过的绵软的沙滩，遥望一望无际的天尽头，怎不令人心旷神怡，浮想联翩呢？大约10分钟后，地中海上空的云层逐渐发生了变化：天空的鱼肚白渐变成了淡紫、微红、灰蓝、金黄——这些不同的色彩，有如调色板的巧妙布局。随着时间一秒一秒地推移，渐渐地，一轮崭新的红日，抱着一缕缕橙色的海水，缓缓地跳出海面。开始像一盏扁圆的宫灯，慢慢地逐渐变圆，又渐渐地再有了阳光，这些金色的阳光又慢慢由弱变强，由短变长。这时，游人

越来越多，只见银白的沙滩变成了金色的沙滩，海水的颜色也由深变浅，波光粼粼，一望无垠。

也许冥冥之中有天意，期盼之中见惊喜。远远望去，海岸左边海港灯塔前，惊现了出彩的画面：一叶扁舟，正迎着初升的太阳去远航。橙黄的天空背景，鲜红的海上日出，黝黑的行船剪影，构成了地中海日出中最典型、最壮美的天然画面。

此时此刻，正当海上日出蔚为壮观之际，众多游客的行动不也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吗？沐浴着晨光漫步沙滩，对着初升的太阳自拍合影的；更有几对浪漫情侣，在沙滩倩影成双，深情拥吻的……目睹此景，我也欣然席地而坐，尽情享受着地中海和煦的海风吹拂，沐浴朝霞的浪漫时光，把这段终生难忘的场景，铭刻在最柔美的记忆深处。